

法轮功学员香港集会游行 呼吁停止迫害

【明慧网】逾千名香港和来自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以及部分香港民主派人士, 星期日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 控诉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据自由亚洲电台七月十八日报道, 七月十七日星期天中午, 游行人士聚集在英皇道游乐场, 举行了反迫害十七周年集会。集会由香港法轮功团体组织, 有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等地的近千名法轮功成员参加。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性的迫害, 至今已有十七年的时间。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安排下, 法轮功仍可以在香港公开活动。不过香港法轮功学员表示, 最近几年以来, 香港特区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日渐加强。

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 批评特首梁振英跟随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打压法轮功。

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说: “作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走狗, 梁振英策动黑帮乱港, 发动青关会街头暴力与食环署非法行动侵扰法轮功真相点, 要求梁振英下台、法办梁振英, 已经成为大多数港人的共同愿望。”

多位香港民主派人士到场声援。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说: “香港的所谓一国



千名香港法轮功学员, 控诉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两制、高度自治已经逐渐变色, 变成了赤色。所以各位市民,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知道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 我都不需要多讲了, 我只想讲一样, 就是香港政府的官员梁振英和他那班所谓的领导班子, 请你们留意, 你们千万不要再打压香港的法轮功。”

集会者认为,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他们要求应追究他的责任, 并将之绳之以法。

集会结束后, 游行队伍下午二时多从北角出发前往终点中联办, 吸引许多的市民及游客观看。队伍下午大约六时抵达终点中联办, 法轮功学员代表并在中联办前宣读抗议信, 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准备了几张小纸条带在身上, 有一天, 警察因控告江泽民一事找她时, 她用这些小纸条救了这警察, 也保护了自己。下面是这几个小纸条上的内容。

一、2015 年 5 月 1 日, 司法新政开始实行, 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了通告: 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

二、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控告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 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三、中国宪法规定: 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宪法》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基本人权, 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法轮功没有触犯中国的任何法律条款, 时至今日, 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违法的, 政府也

控告江泽民受宪法保护



从来没有给法轮功定性过什么教。相反, 2000 年, 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出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明确认定的 14 种邪教名单中, 没有法轮功。

五、江泽民制定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很明显是公然违法的。江泽民被押上审判台是必然的。2014

年 10 月 20 日, 中央宣布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

六、最高检察院明确规定, 要保护举报人的安全, 核实情况时不要暴露举报人的身份, 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有关情况泄露或转给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人。

七、检察院还规定, 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对举报人报复陷害构成犯罪的, 应依法立案侦查, 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果打击举报人不构成犯罪的, 应当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老人说: “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是干预司法公正, 谁有问题都可以举报, 希望你们对自己负责, 依法办事, 现在纪检委有罢免公务员的权利。”警察听后, 没有再找老人的麻烦。◇

被绑架骚扰 大庆杜蒙县七旬老人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大庆杜蒙县七旬老人董海峰与老伴朱文清，去北京说句公道话遭毒打折磨，不断被骚扰等迫害，以致朱文清出现生活不能自理。老两口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七十三岁的董海峰老人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我三十三岁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杜蒙县原第二制酒厂，四十四岁时病退，全身都是病，五脏下垂、肝大二指、工伤脉管炎，再加上在部队时落下的关节炎，而且烟瘾大，酒瘾也大，身体不好还戒不了，脾气还不好。我老伴朱文清身体更不好，爱生气，一生气就抽风，还有眩晕症。一九九七年秋天，老伴和我先后也走入法轮功修炼，没过多久，一身的病都好了。从此我和老伴一片药都没吃，给国家节约了不少医药费（工伤医药费全报销）。我真是从内心感激李洪志师父。

一、北京说句公道话遭毒打折磨

江泽民于一九九九年七月独断专行，擅自设立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并胁迫所有国家机关对法轮功的迫害。

我和老伴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大法和师父被冤枉、被侮辱，我和老伴认为应该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地方，我刚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就被警察抓到警车上。车上一个小警察说，“到这里来干啥，老爷爷！”我说：“说句公道话。”他说：“这里哪有公道啊！”我拉开车窗一直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警车把我们送到公安局大院后，我被分流到平谷县监狱的刑警大队。当时我和老伴被分开了，不知道老伴被分到哪去了。下车不容分说，平谷县几个刑警轮流打我嘴巴子、踢我、拽着我的衣服往墙上撞我的头；然后问我姓名、地址，不说就接着打，他们打累了，就提来两个刑事犯让他们打我。他们把我的棉衣都脱下，用胶

皮棒子打，打倒后在身上乱踩、踢打，还打开窗户给我吹风，还用电风扇吹。有个姓梅的警察打我时说：“你有委屈，找上级去（江泽民），上级让我打的。我一枪打死你就说你出界了。”

去北京接我的是单位留守厂长崔凤芝、片警杨德志，当天住在大庆驻京办事处太阳岛宾馆，他们俩分别睡在床上，把我锁在他们房间凳腿上，睡在地下。坐火车买的是卧铺票，还让他们弄丢了，重新又买的，来回路上的所有开销还都算我的。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我被劫持回在杜蒙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紧接着把我转到拘留所又非法关押二个月。

老伴朱文清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非法抓捕后，被拉到密云看守所，晚上六点多钟，他们先搜身然后给老伴强行照像、按手印、编号，搜走老伴身上三百五十元钱，七点多送进牢房。老伴不说地址又被送到密云县刑警大队二中队，被打嘴巴子、脱去外衣和鞋在外面雪地里站半个小时；进屋后又把袜子塞嘴里咬着蹲马步，摇晃就用铁棍杵，抓着头发连踢带打。

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五点多，警察把她们每二个人用一副手铐铐上分流到辽宁省凌海市看守所，再一次被非法搜身、照相按手印。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老伴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推到外面冻，被几个警察用塑料管、铁锹把等不管身体的什么部位乱打，并被用电棍电，打昏过去就往肚子上踩，致使老伴子宫脱垂，大出血，一月九日把老伴送到医院的特护病房。

一月二十二日，老伴被带回杜蒙县的时候走路还费劲呢。在杜蒙县看守所关押二个多月，二儿子要结婚才放回来。

二、不仅是勒索那是敲诈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和老伴同时被释放，三个孩子被杜蒙县“610”政法委穆俊岭、单位经贸委书记石云福及政保大队长温忠革、徐

玉儒勒索，为我交八千九百二十元、为老伴交七千零五十元。

此后警察经常来家骚扰，甚至一天一夜来过四次搜查，搅的四邻不安。

三、老伴朱文清再次被绑架

二零零六年亲属不满十八岁的女孩朱秀云替爸爸、法轮功学员朱仰和申冤递诉状，找不到哪是哪。老伴朱文清就陪着孩子一起去，被一帮警察绑架，警察搜查了我家，一无所获，当晚放了老伴，女孩朱秀云被劳教一年。虽然这次没有被送去劳教，可却遭到一个月的骚扰，警察几乎是天天来我家。

从此我家更不得安宁，每到敏感日社区的人和民警总来。私下里以给低保为诱饵让邻居监视我们，我的孩子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十几年来，我和老伴，遭受到迫害，何止是这些，还有精神方面所遭受的压抑和打击，来自社会的歧视、讽刺、侮辱，在人前抬不起头，被人视为另类。（有删节）◇



《九评》 引发“三退” 大潮

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九评共产党》全面剖析了中共历史，揭示中共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恶本性，被称作是“一本震撼全球华人的书，一本正在解体共产党的书”。“九评”的发表唤起了民众精神觉醒、驱除了人们对共产党魔教的恐惧，并引发中国民众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潮。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人数已超过2亿4千3百多万人。“三退”不是参与政治，“三退”是让善良的人们退出中共的邪恶政治，废除曾经发过的毒誓，从而走向美好未来。◇